

Panium——第四号

一个联盟

Jeff Pippenger

2025-03-04

在帕尼翁战役的历史中,安条克大帝与马其顿的腓力缔结同盟.这场战事由安条克直接向幼王托勒密五世发起;而腓力的贡献在于,他在王国版图其他地区的用兵阻止了其他军队前来援助这位埃及幼王.这意味着,普京——这位由埃及幼王所预表的南方之末王(“孩童”在预言上意指末后一代)——被特朗普所击败;特朗普被预表为安条克大帝(他在帕尼翁击败托勒密五世),并且如同里根在1989年击败苏联一样.

“腓力”意为“爱马者”,而“马”兼象征军事与经济的力量.马既拉战车,又为士兵所骑;亦将货物运至市场.“马”象征“战车、船只与马兵”;如第四十节所述,“战车、船只与马兵”这一象征乃是美国在其与北方之王的代理关系中的首要象征.

特朗普的盟友在马其顿的腓力与分封王希律·腓力身上有两种预表.无论是分封王希律·腓力还是马其顿的腓力,此一象征所指的是那爱慕其被授予的权力之人;而这权力分别由该撒(前者)或安提阿古(后者)所授予.腓力爱马,其中一位腓力来自马其顿,而马其顿在亚历山大帝国的王国中具有中心且奠基性的地位.

那是他的故土,是他从父亲腓力二世继承的王国,也是他建立庞大帝国的跳板.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作为政治与军事核心而独具一格;亚历山大在此(公元前356年生于佩拉)出生并成长,并从这里获得了推动其征服的初始资源、人力和组织结构.归根结底,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王国的核心:它是起点、军事动力之源,也是巩固他作为马其顿国王身份的基石,尽管他的帝国最终扩张到远远超出其边界.

马其顿乃代表亚历山大四分王国的北方地区.因此,其中一位腓力为分封王(意为“四分之一”),而另一位腓力则是亚历山大昔日帝国“四风”的“四分之一”.

希律象征那拒绝圣约的人.以扫,其血统延伸到希律,曾拒绝自己的长子名分.在被拣选的约民历史的最开端,以扫就成为那些拒绝基督为之舍命以确立之圣约之人的象征.正当神要将他所拣选的约民扩展为十二个支派之时,以扫却悖逆了.到了古代以色列的末了,当犹太人在十字架前宣称“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时,犹太民族便成了末后的象征,正如起初以扫所预表的那样.希律的家谱由以扫的血统与犹太人的血统组成,这条血脉在起初由一个悖逆的背约者所象征,在末了由一个悖逆的约民所象征.

大希律王征收了赋税,使约瑟和马利亚前往伯利恒;而他的三个儿子之一——大希律之子希律·安提帕——在钉十字架之时掌权.基督自祂降生至祂死亡的时期,象征性地由希律家族所代表,从而将这段历史界定为选民蒙眷顾之时;而这次眷顾,犹太人大体上并未看见.

大希律因耶稣的诞生而下令屠杀婴孩,从而重演了摩西出生时埃及屠杀婴孩的历史.第一次屠婴是试图杀害那位所期待的被拣选者,最后一次屠婴也同样是试图杀害那位所期待的被拣选者.十四万四千人唱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而从预言的角度说,“歌”代表一种经历.十四万四千人生活在一个具有平行经历的时期.其中一个相应的事件发生在1973年1月22日,当时美国

最高法院作出允许堕胎的裁决.随后四十九年间,约有6600万名本可列入十四万四千人之中的潜在候选者,通过联邦许可的堕胎被屠杀.

权势象征军事实力:

我所看见的那兽,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柄都给了它.启示录 13:2.

那龙,就是异教罗马,为教皇制度提供了三样东西,即“他的能力、他的座位和大权柄”.在第十二节,美国——那只从地上上来的兽——被描绘为施行那在它面前的兽的一切“power”.然而,第二节中的“power”与第十二节被译作“power”的希腊词并不是同一个词.第二节中的“power”是

G1722: 意思是“在.....面前”（字面或比喻）：在.....的在场（眼前）.

第十二节中的“power”一词是另一个希腊词.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那兽的一切权柄,并且使地和住在其上的人敬拜那头一个兽;那兽曾受致命的伤,却得了医治.启示录 13:12.

此处“power”一词（G1832）的含义是（就能力而言）：特权,即被委派的影响力;权柄、管辖权、自由、权能、权利、力量.第十二节中的“power”一词表明,地兽乃海兽所授予之权柄的代理者——美国是海兽的代理代表.美国行使头一个兽所委派的一切权柄.在第二节,异教罗马将三样事物交予教皇制.于496年的托尔比亚克战役,克洛维将其军事与经济实力交付给教皇制.君士坦丁于330年让出了帝国的“座位”,而查士丁尼在533年以敕令认定教宗为异端之纠正者并为众教会之首.496年的克洛维预表1989年的里根.里根预表特朗普.

据图尔的额我略的记载（其成书时间约晚近一个世纪）,克洛维在战斗中处于下风,情急之下向天主祈求援助.他的妻子克洛蒂尔德是信奉天主教的勃艮第公主,一直劝他脱离异教而改宗.克洛维发誓,如果取胜,便皈依天主教.随后战局扭转——无论是神助还是兵法——克洛维击败了阿勒曼尼人,杀死其国王并击溃其部众.他信守誓言,改宗天主教并受洗;传统说法认为,他于496年圣诞日在兰斯由雷米吉乌斯主教（圣雷米）主持受洗.

他的皈依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使克洛维成为日耳曼诸统治者中首位天主教国王（不同于信奉阿里乌派基督教的西哥特人或东哥特人）.这使法兰克人与罗马教会保持一致,为他赢得了高卢-罗马人和教廷的支持.克洛维的受洗常被视为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的象征性“诞生”,从而将其与那些信奉阿里乌主义或异教的其他蛮族王国区分开来.因此,天主教称法国为“天主教会的长子”,也称其为“天主教会的长女”.

当克洛维在496年成为教皇制度的第一个代理势力时,他预表了里根,而里根在1989年成为这一代理势力.在里根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历史中,为打倒南方王曾结成一个秘密联盟.从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推罗的淫妇一直被隐藏;她正是那位其渊源可追溯到最北方的王国马其顿的同一位淫妇.她就是北方王,在预言上是隐藏的,但仍自称无误.

教皇也代表“背弃圣约的人”;他们虽然在整个三场代理战争期间按预言被隐藏,但最终会在帕尼乌姆之战的历史中显露出来.在从帝国罗马向教皇罗马过渡之际,但以理指明了异教罗马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四国度的时期行将结束的时间点.

因为基提的船必来攻击他,所以他就丧胆而退,又向圣约发怒;他必照样而行,还要转回,与离弃圣约的人联络.但以理书 11:30.

经文中所说的“离弃圣约的人”,指的就是天主教会.所谓离弃圣约的人,乃启示录作者约翰所论之别迦摩那妥协的教会;照保罗的教导,在“那不法之人”显现之前,此教会必先背道.天主教正是离弃圣约者,其表现即对上帝之道的攻击,以及对第七日安息日的攻击;自君士坦丁以来,这二者都不断遭受渐进性的攻击.在第十一章较早的经文中也提到了“圣约”.

这两位王的心都存着作恶之意,他们同席说谎,然而终不得成就,因为结局尚在所定的时候.随后他必带着大量财物回到本地;他的心要敌对圣约,必任意而行,然后回到自己的地.到了所定的时候,他必再来,向南而来;但这一次不像先前,也不像后来那一次.但以理书 11:27-29.

在这些经文中,“他”回到自己的本国,随后又再度回到自己的本国.这两次“返回”代表两场胜利,接着都以凯旋“返回”罗马城而告终.第一次是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对手是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第二次是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经文中的“所定的时间”是公元330年,这标志着第二十四节中预言性的“一个时期”的结束,而该“时期”等同于三百六十年.

在同一张桌前说谎的那两个王,是在“所定的时候”之前这样做的,“因为结局还要在所定的时候才会到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节经文说“然后他要带着大量财富回到他的国土”时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到了所定的时候他才会回去,还是说一旦那两个王在桌前说谎,他就会回去,因此这次返回发生在所定的时候之前?

乌赖亚·史密斯将两次“返回”界定为公元前31年和公元70年,认为这些事件代表的是公元330年(所定的时间)之前的历史.史密斯还指出,第29节中的“返回”发生在公元330年之后,并且并不像阿克提乌姆之战和耶路撒冷之战之后的那些返回那样成功.这意味着,在所定的时间之前,会有一次彼此说谎的会谈;随后,那两位说谎的君王中的一位带着大量财宝返回,接着他反对圣约,有所作为,并在公元330年(也就是所定的时间)返回.

继而他攻打南方,但这将不同于亚克兴海战或耶路撒冷的毁灭.经文对主后70年之历史的记述,描绘了本段中以“圣约”所代表的上帝所拣选之立约子民的终结.在第三十节,异教罗马与那些背弃圣约的人勾结.主后70年,作为上帝立约子民的古代、字义上的以色列遂告终结;而第三十节所指认的,是主后70年四个世纪之后的历史.第三十节所表征之历史中的背约者,乃是背弃了上帝与祂的基督徒子民所立之约的人.教皇罗马就是在第三十节中被描绘为背弃圣约者的教会.

因为基提的船必来攻击他,所以他就丧胆而退,又向圣约发怒;他必照样而行,还要转回,与离弃圣约的人联络.但以理书 11:30.

第二十九节把我们带到公元330年,那是预定的时期,随着君士坦丁将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而应验.在那个里程碑上,异教罗马会被卷入一场南方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会像阿克提乌姆和耶路撒冷那样成功.接着在第三十节,异教罗马遭到盖塞里克的攻击,他从基提发动海上战争,基提就是今天所称的迦太基.这场针对异教罗马的战争也被表征为《启示录》中七号的第二号.那七号中的前四个权势在公元476年使西罗马走向终结.在那前四个号中,第二号,也就是基提的船只,是最为严厉的,因为盖塞里克掌控了海洋,帝国的财富随之枯竭.

因遭遇基提的战船而丧胆,他便回来,向圣约发忿怒.这在通往538年教皇权得势的历史进程中,借着一场针对上帝之道的争战而得以应验.此后,他回来,并与“离弃圣约的人”有“谋合”.那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之间的互动,在533年查士丁尼的敕令中应验.下一节,即第三十一节,随即继续述说异教罗马如何“丧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保罗教导说,异教罗马“拦阻”教皇制在538年取得掌控.在他因来自海上的攻击——这攻击摧毁了国度的经济——而丧胆之后,他就向圣约发忿怒,随后与离弃圣约的人谋合.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军兵”(指克洛维于496年授予教皇的权柄)起来,他们玷污那“圣所,就是保障”,这在历史上代表罗马城;随后,异教罗马将把异教之宗教(“常”)从境内除去,以天主教取而代之,并在538年将教皇置于宝座之上.

当教皇权在538年得势之时,这一事件既提供了预言性的见证,也提供了历史性的见证,这些见证都在我们正在考察的经文中有所体现.538年是由公元前31年、即亚克兴海战所预表的.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节中,异教罗马为登上地上的王位,将征服三个地理上的障碍:首先是东方的叙利亚,其次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最后是在亚克兴海战中的埃及.教皇罗马也要有三个角被拔除,其中第三个是哥特人,他们在538年被逐出罗马城.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提供了两个见证,表明亚克兴海战与538年相对应,而538年则预表美国的主日法令;届时现代罗马将至高掌权,直到恩典期结束.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一节的概览.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聚焦于这些经文,并开始进行使该段经文与第十一至第十五节的历史相一致的工作.